



娘的心(歌词)

□顾向明

慈母一根线，
从古连到今。
几行千里远，
牵着娘的心。
娘的心啊，
饱含几多情？
娘的话啊，
字字暖人心。
读懂娘的心，
恩情重千钧。
莫负娘的心，
走遍天下娘亲。

游子一曲吟，
从古唱到今。
他乡望明月，
惦着娘的心。
娘的心啊，
天下父母心。
娘的话啊，
句句格外亲。
读懂娘的心，
百姓重千钧。
莫负娘的心，
精忠报国为人民。

奶奶的背影

□李志勇

我们李家虽没有显赫的身世，但也算得上大门大户，我和共和国同龄，70多年来，李家长辈去世了，李家儿孙增添了多少，我一概说不清楚。唯独奶奶，她生于何年，卒于何岁，她的身材板样、面容容貌，似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。之所以会如此，一来，奶奶的生卒之年同我们伟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一样，都是生于1893年，卒于1976年；二来，奶奶凭借她的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灵巧的手，不知迎接了多少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

严格意义上说，我并不是由父母一手带大的那种小孩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与奶奶同吃同住同宿，每晚入睡后，奶奶便从她床头的那个小绿瓦罐里掏出两块冰糖，一块给爷爷，一块给我，然后在奶奶的陪伴下，进入香甜的梦乡。

是奶奶领着我上小学的。我依稀记得，学校离奶奶家有二里路，每天早上，奶奶总是早早起床，给我烧粥、烙饼，有时还会煮上两个鸡蛋给我加餐。奶奶很忙，经常被人请去接生，周围十里八乡七村八舍的，没有人不晓得我奶奶接生的手艺好。只要奶奶被人请去接生，我就会站在东山头等着奶奶。每次，只要奶奶喜滋滋地回来，那保准是奶奶给人家带来了一男孩，人家就会煮上红蛋，给奶奶带回来，还要给奶奶一条毛巾，算是酬谢。在奶奶身边十多年，我究竟吃了多少红蛋，谁也说不清，有人说有一箩筐，有人说有一笆斗，到底有多少，只有我心中清楚：是奶奶的红蛋给了我一个健壮的身体。

奶奶十分宠我，视我为她心中的宝贝疙瘩，容不得半点的困难和伤害出现在我的身上。8岁那年夏天，奶奶坐在堂屋里梳理着她已经半白的头发，我在田里吹了一根没有结籽的玉米秸，拖回家，一节一节地吹着，突然间我一刀砍在大拇指上，活生生地留下了半个拇指头，我杀猪般地嚎叫着，奶奶见状，顾不上梳头，一边用布包着我的大拇指，一边驮着我，不顾一切地往村里的卫生室跑。医生给我消毒包扎后，让我在卫生室住两天观察观察，防止发生败血症。奶奶就一直陪着我，早中晚饭“勒令”她的六儿子和六媳妇送，一个星期的危险期过去了，解除“警报”的我随着奶奶回家。奶奶在前面走着，我在后面跟着，望着奶奶瘦削的背影，回想着这么多天来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溢满了泪水，泪水中，奶奶瘦削的身躯变得是那样的伟岸和高大。奶奶回头见状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傻孙子，你咋掉眼泪了？你难道不知‘男儿有泪不轻弹’吗？”我说：“奶奶，我知道，掉泪是因为眼里钻进了一只小虫。”“让我看看。”奶奶不由分说翻开我的眼皮：“哪有啊？过去的事就别去想了，待会到家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奶奶不仅对她儿孙好，还很是操持家务。家里，那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；家外，那是清清爽爽，四面整洁。虽是泥垢，却可卧人。那时，生活虽很艰苦，奶奶总能让大家子吃得喝得，不饿不渴。尤其是，奶奶特善经营家内家外，让那些桑树、桃树能结出果子，让那些竹子、玉兰都能散发出诱人的清香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家里的人口虽然众多，却从没有人说闲话，更没人对奶奶操持家务的本领说三道四。

时间似白驹过隙。一晃，奶奶过世快半个世纪了，我也是个古稀老人了。然，在我心中，有块地方，始终烙刻着奶奶那窄窄的背影，安放着我那熟悉的音容笑貌。

多挖野菜度春荒

□江正

上世纪60年代初经常闹春荒，每人每天只有七两黑地瓜干的口粮，我家五口人的吃饭成了大问题。此时，作为灶台主人的母亲说：“春风一吹野菜疯长，我就来个全家总动员，多挖野菜度春荒。”

我们村的南面有条大河，河滩宽阔，河堤高大，湿润的滩上春来早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很快鲜嫩的野菜便从地里拱出来，裸裸都带着泥土的芳香。每天清晨天刚亮，母亲就领着全家早早出动，每人提一小竹篮，拿把小铲刀，到河滩挖各种野菜。什么马齿苋、婆婆丁、苦菜、荠菜，凡能吃的菜，都一棵一棵地挖下收到竹篮中。

捡回来的野菜，母亲将其摘好洗净，分类食用。无论是将野菜煮熟后放点蒜泥凉拌，还是放点瓜子面粉蒸，或是包成瓜子面粉团子，做成菜多皮薄的瓜子面包子，都会让你有“饥时野菜满口香”的美好享受。有时，母亲还用这些野菜来改善生活，比如，包瓜子面的荠菜饺子，烙瓜子面的荠菜盒子，锅里只是加一两个鸡蛋，放点葱花，便能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满口留香。这野菜，那时可变成了鲜美的野味，不仅滋味独特，更让我们填饱了肚子，度过了饥荒。

野菜，是儿时记忆中大自然对百姓战胜暂时困难的独特恩赐，是那时餐桌上的美食。它给了我们苦日子中的香甜，更让我们感念苦日子对人生成长的历练。

当年，多挖野菜度春荒，让缺粮的艰难岁月平安度过，母亲传授的“一勤克万难”的良好家风，更给我留下了难忘记忆，成为我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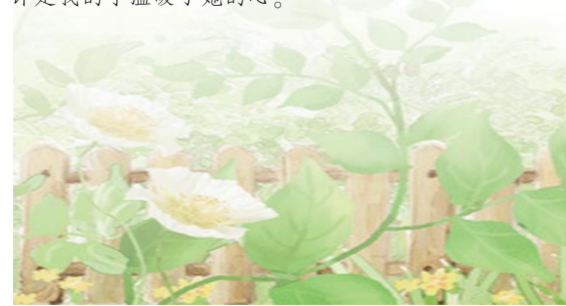
陪母亲散步

□张建忠

今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经过我和母亲再三商议，这才把她老人家接到了县城。听说老太太要来，我的孙子、孙女别提有多高兴了！九岁的孙子干脆睡在我家不走了（平时他与我儿子儿媳住在一起）。母亲早上7点多钟就到了我家，此时我孙子还在睡梦中，当他听到老太太在床边说话的声音时，他一个鲤鱼打挺起身紧紧抱住了老大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：“老大我真的好想您哦！”这时我的母亲心里热乎乎的，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，把重孙拥在怀中……

吃过晚饭，我便陪着母亲下楼散步。下楼时，我伸手要去扶她，因为她腰疼的老毛病又复发了，可母亲说她扶楼梯自己下去，我扶着她反而两个人都不好走。只见她手扶楼梯，腰杆那儿根本无法弯曲，整个人直直的，僵硬极了，每下一个楼梯，脸上都要抽搐一下。我看她痛苦的样子，好揪心，母亲就这样一步一挪地下楼了。

走到小区门口，我忽然萌生带母亲到千鹤湖公园游玩的想法。征得母亲同意后，我们便来到公园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一路走，一路聊，看得出来她甚是欢喜。喷泉广场聚集了好多人在观看准剧，母亲驻足欣赏了半个小时后，我欲抽出母亲轻拉的手，没想到母亲却下意识地她我的手与我的手手指交错。从公园出来，准备过马路时，车辆来来往往，母亲一把攥紧我的手，紧紧贴着我的身体，像个孩童一般。那一刹那，我突然间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。我赶紧伸出手攥住她的腰，一步一步护送她穿过路口，母亲的手也由开始的冰凉转为温暖，还有一点手汗，我猜也许是刚才紧张所致，又或许是我的手温暖了她的心。



母亲老了

□邱玲娜

这世上，最伟大、最无私的爱是母爱。因为有母亲，尽管已到而立之年，尽管自己也成了母亲，我却始终觉得自己仍是孩子，从没想到有一天，母亲会变老。

我的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，高中毕业后便嫁给了父亲，然后将我们姐妹辛苦带大。等我们都上学了，要强的她，就主动跟着父亲学了手艺，开起了门市。于是二十多年来，她每天早晨五点起床，洗衣、做饭、做家务，然后七点准时上班，逢到农村的集市，还要赶去另一个镇上的门市上班，风雨无阻。看到她永远那么精神抖擞地忙碌着，我以为岁月尚未光顾，却忘了她不愿在我们姊妹面前示弱，也不愿给我们添乱。大学时候怕耽误我们的学业，外公去世，她不让我们回来。喉部息肉做手术，医生让一个月不能说话，为了瞒住我们，她天天给我们打电话唠家长里短。我们知道后埋怨她不告诉我们，她就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你们看，妈妈多坚强！”

天下的母亲全都如此，仿佛在她们成了母亲的那一刻，就成了无坚不摧的样子。曾经看到一个电视宣传片，故事讲述了一个母亲辛苦养育了孩子，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就享福了。”可是等到孩子长大离开了，她又对着孙女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就享福了。”我想，如果她能继续活下去，还会对着孙女的孩子说出同样的话，她们不因任何回报地半生操劳只为孩子，且还把这种如水浑厚的母爱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。我的母亲也是这样，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给了父亲，陪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，养育了我和妹妹，现在又来呵护我的孩子。记得十年前，我选择回来发展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能常伴父母左右，可惜工作后尽管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回家的次数依然不多。尤其成家后

那时候，上学读书，学校没有食堂，老师是到学生家轮流吃饭，名曰供饭制。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去带老师到我们家吃饭，在离学校不远处的一座三截木头木板上，我身子一歪，就掉下了河。当我拖着湿漉漉的身子回到家后，奶奶一看，晓得出了纰漏，赶紧让我脱掉衣服，钻进被窝。她自己颤巍巍踮着一双小脚，赶到学校请来了在我们家供饭的老师。那几日偏偏老天不作美，老是阴沉着脸，10天派饭，都是奶奶接送老师，等到我那仅有的一套棉衣好不容易晾干，不仅仅10天派饭结束，老天也终于露出了笑脸。不过，却苦了奶奶的那双小脚。

奶奶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奴役。在奶奶年纪尚小时，就养成了一种叛逆和敢于斗争的精神。待到奶奶长大后成人时，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仇恨，奶奶经常利用她接生婆的身份，暗地里为共产党游击队传递情报。1944年，新四军陈发鸿团(23团)对盘踞射阳县城合德的小鬼子攻坚战打响前，对城防情况了解不多，此时，正好伪伪一中队长的外婆生孩子难产，派人接去了奶奶，奶奶一边给那女人接生，一边东拉西扯地同那中队长套近乎，待孩子出生了，奶奶受托了解的城防情况也已清晰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，总攻发起后，依据奶奶提供的情报，新四军很快攻克了苏北重镇合德。为此，奶奶没少受到部队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的好评。

外婆

□鲁声娜

听母亲说，外婆脾气很坏，会叫人，还会打人，不像外公发火时手挥到了半空又轻轻落下。但是，我记忆中的外婆却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，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又深又密，从不会大声儿对我们讲话。

小时候很爱去外婆家，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在那里消磨很长时间。那时，外婆家还是九间泥墙草盖的老房子，可那里却是我记忆中最温馨最美好的乐园。每次去时，外婆大老远地看见了，会立即停下手中的活笑吟吟地迎接我。如果是冬天，外婆会打开箱子摸出许多糖果糕点给我；倘若夏日，外婆定会领我到梨园挑最大最甜的梨子摘给我，看着我吃饱了，然后任我在老屋内外嬉闹玩耍。

母亲说外婆整个头很高，很板直，可是我见到的外婆背已驼得很厉害。记得她常常站在屋西河边的青石板上吃力地弯腰打水，然后弓着身子拎着水桶艰难地踏上一级又一级台阶。不过，外婆倒是那双大脚片子，听说她年轻时也曾跳过脚，只是因为不便做事，缠了三天后自己又扯掉了。外婆整天忙里忙外，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，直到身单房换成大瓦房，外老太爷、外老太先后高龄去世，六个儿女相继成家立业时，仍旧如此。记得那时，外婆常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和我的两个小姨一起编席子，她们先用一个很大很大的石碾子将铺在地上的芦苇碾扁，再剥叶、剖开、展平，然后坐在小凳上编席子，我就静静地坐在外婆身旁，听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。看那在银色的月光中上下翻飞的苇蔑儿。席子做到一定数量后，外公就会拿出去换成米或钱，用以贴补一家子子的日常用度。

外婆家老屋南边是一个深深的池塘，池塘里养着好些鱼，夏日的夜晚，池塘茂盛的芦苇丛中总能忽闪忽闪地飞出许多萤火虫，池塘边抱着高大的树木，屋东边是一个很大的梨园，梨园里长着好几个品种的梨树，树下散乱地长着一些蔬菜。夏秋之季，沉甸甸的梨子将树枝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，梨树上端的梨儿朝阳的一面常常是可人的金黄。香甜的梨子引得许多鸟儿去偷嘴，因此，外婆外公布置我们小孩子在梨树荫下吃梨子写作业做游戏的同时，还兼管赶鸟儿。不知为什么，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幕，一个夏日的清晨，在那搭在院子里的小床上，当我睁开眼时，蚊帐已挂起，外婆早已不在身旁，风从树叶间沙沙回吹发出沙沙声，而我枕边摆着的，是一只新鲜水润的大梨！离开外婆家时，外婆总让我们带上好些梨。再吃不掉的梨，就要被拉出去卖掉。上初中后，我不能常去外婆家，外婆就选那些又大又好的梨，一个用个纸裹好放在纸箱里等我回去吃，往往我去的时候那些梨已熟透，皮一揭就下来，却是极香甜的。那时我住校，外婆还常常托人辗转捎些东西给我，雪梨、瓜子、用糖拌好的炒面等等。

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时，外婆因肝癌病得很重，已不能下床。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，天很冷，外婆见我戴着围巾，硬要塞钱给我让我自己去买一条围巾好保暖。这以后，外婆在她的病床了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最清闲的时光。

深深的情，浅浅说

□刘新兴

母亲在客厅的地板铺上席子，在上面做棉被，父亲则拿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。阳光照进窗子，暖暖的，父亲被晒得有些困倦，但他依旧不肯去睡会儿，就这样陪着母亲。父亲的报纸看得有一搭没一搭，他时不时帮母亲穿针，或者帮她按一下被角。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，父亲喜欢全程陪伴。两个人聊些陈年往事，母亲低头飞针走线，嘴角荡漾起笑意，轻声回应着。

这样的谈话还在继续。父亲和母亲时而沉浸在往日时光，时而又谈起未来的设想，温情在屋子里流淌着。我坐在窗前一边写字，一边看着这样温馨的一幕。他们好像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，因为父亲知道我有“特异功能”——无论环境多嘈杂，我都能专注自己的事。可那一刻，我完全被父亲和母亲的家常话所吸引，他们絮絮的话语里，淡淡的语气中，是漫长岁月酝酿出来的深情。

我看得出来，父亲和母亲之间有深厚的感情。前几天，母亲感冒了，我要给她做碗面条，父亲却推开我，一定要亲自下厨。父亲说，他们年轻时就是这样，母亲吃一碗他做的面条，百病包好。我被父亲逗笑了：“爸，难道你的面条是灵丹妙药？”其实，我明白，父亲爱才是灵丹妙药。父亲把面条端给母亲，说：“你这老太婆就是不听活，早就让你多穿点，就是不听，感冒了吧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跟穿多穿少没关系，谁还不得个头疼脑热的？”母亲吃了一口父亲做的面条，说：“你老了，手拌面做不成了，不过这挂面也是一样的味道。”父亲嘿嘿一笑，说：“那是，我的手艺还在呢！”这碗面条，在我看来就是爱的味道。

这就是“老式爱情”的模样吗？我明白了，有些话不是说得越多越好，深深的情，浅浅说。细水长流的幸福，才是爱最真的样子。

